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father & son

[俄] 屠格涅夫◎著

父与子

中国致公出版社

父与子

[俄] 屠格涅夫◎著 求石 张冰 李毓榛◎译



FATHERS AND SONS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与子/(俄)屠格涅夫著;求石,张冰,李毓榛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6辑)
ISBN 7-80179-153-3

I. ①父… II. ①屠…②求…③张…④李…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297 号

父与子

译者:求石 张冰 李毓榛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富达印刷厂

开 本:880×1240 1/32

印 张:150.5

字 数:4269千字

版 次:2005年1月第3版 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179-153-3/I·006

定价:345.00元(全二十一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第六辑

情感的迷惘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刀锋
失去的周末
罗生门
格列佛游记
幽谷百合
两个新嫁娘
环游世界八十天
朗热公爵夫人
禁治产
都尔的本堂神甫
邦斯舅舅
魂断蓝桥
爱玛
费加罗的婚礼
木 木
贵族之家
父与子
钦差大臣
白夜

总 策 划：子 龙
责任编辑：子 龙
设计总监：龙传人



大象設計工作室 · 黑启栋
Daxiang Design Office 010-84803033

序 言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于1818年生于俄罗斯中部的奥略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屠格涅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他家的庄园度过的。母亲的专横给少年时代的屠格涅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1827年举家迁居莫斯科。1833年入莫斯科大学学习,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1838年屠格涅夫去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学位,1841年回国。屠格涅夫从《巴拉沙》、《地主》等诗篇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他的《猎人笔记》的发表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852年他因撰文悼念果戈理而遭软禁,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创作了《木木》。1853年他获准回到彼得堡。五十年代起,屠格涅夫的创作开始转向小说领域。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都是影响巨大的名篇。六十年代后期,屠格涅夫长期居住在外国,与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等都有密切关系,他向西欧介绍俄罗斯文学作品,尤其是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六十年代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烟》。七十年代屠格涅夫定居法国,这期间创作了一系列的中篇《草原上的李尔王》、《春潮》等等。1877年屠格涅夫发表最后一部作品《处女地》。敏锐地发现并及时捕捉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新动向,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并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将其表现出来,是屠格涅夫创作最鲜明的取向,他因此被誉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编年史”。1883年屠格涅夫病逝于巴黎,根据他生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俄国,安葬在别林斯基墓旁。

1862年发表的长篇《父与子》在屠格涅夫的创作中占有中心地位,它创作于1860到1861年俄国颁布农奴制改革法令的前后,作品揭示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小说语言优美简洁,极富抒情色彩,故事结构巧妙,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医科大学学生巴扎罗夫应同学阿尔卡沙的邀请到他家的庄园度假,受到阿尔

卡沙的父亲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巴扎罗夫是个革命主义者,他喜欢做科学实验,对事物常常持否定态度,很快得到当地农民和孩子们的喜爱。但是由于意见分歧,阿尔卡沙的伯父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对他很反感。在他们之间经常展开争论,在争论中巴扎罗夫屡占上风。在一个舞会上巴扎罗夫认识了美丽的女地主奥金佐娃,并且深深地爱上了她,巴扎罗夫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但最终还是向她表明了心迹。奥金佐娃习惯了安逸享乐的生活,不愿为爱情所束缚,于是拒绝了他。与此同时他与巴维尔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在一次偶然事件中,巴维尔趁机提出决斗,巴扎罗夫将巴维尔打伤,第二天便带着懊恼的心情离开阿尔卡沙回到自己父母身边,但年老的父母的关怀与照料也不能解除他的痛苦。在一次为伤寒病人做尸体解剖时巴扎罗夫不慎感染病毒,在悲观、怀疑中,最终抱憾死去。

屠格涅夫以真实的笔触描绘了正在发生着的社会新现象,揭示了不同社会阶级力量的“父与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描写自由主义贵族代表巴维尔的“老朽”,塑造了一代新人代表——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但巴扎罗夫身上也充满矛盾,他是旧制度的叛逆者,一个“虚无主义者”,否认一切旧传统、旧观念,他宣称要战斗,但却没有行动,最终只能以猝死告终,这多少显露了人为的痕迹,也暴露了作家思想的局限性,他只能在巴扎罗夫的墓前再次吹响宿命论的哀音。小说问世后在文学界引起剧烈争论。

同时屠格涅夫也十分注意心理描写。他以独特的心理刻画展示了巴扎罗夫的心路历程,描绘出其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既不同于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又异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发掘”,往往通过内心一瞬即透露出丰厚的人物性格史。巴扎罗夫是作品的中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艺术形象,他坚毅务实,沉着自信,平易近人,谈吐不凡,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但他身上也存在许多弱点,崇尚感觉,否定艺术等等,这些都得到了极为细腻的刻画。

在俄罗斯文学中,屠格涅夫以抒情大师著称,在小说中,他多次以抒情诗人的身分出现,将抒情诗人的特长和散文家的技巧结合起来。在这部作品中既有对生活细致而精确的写实,又弥漫着浓郁的

诗的氛围。他以美妙的抒情笔触,将俄罗斯的自然风光描绘得栩栩如生,那诗意的氛围和淡淡的哀愁,给人无尽回味。他并不为求精妙而孤立地描写风景,为写风景而写风景,他的风景描写总是和人物的主观感受休戚相关,反映着人物内心的变化。他将热情包容于广阔的视野之中,诉之于笔端,便成为富有诗意,令读者感到似曾相识的画面。屠格涅夫正是这样从平凡生活和事物中提炼出美好与诗意,呈现给读者的。

屠格涅夫的语言主要特色就是简洁,“像电报一样”准确而又简洁。小说的人物不多,但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巴扎罗夫、巴维尔无不体现着作者的创作意图,两种思想的对峙,两种不同的阶级力量的对立在这里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父与子》情节十分的简单,并无曲折幽深之感,而且情节的发展十分迅速,没有激动人心的奇遇,没有不可探测的奥秘,但读来仍然令人兴味盎然,并深受感染。

屠格涅夫曾经说过,善于用艺术工具来表现自己国家和人民的真正气质,是每个艺术家最大的幸福。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将体会到的是浓郁的诗意、深沉的热情和始终不渝的美好理想。

编 者

纪 念

维萨里昂·格利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

“怎么？彼得，还没看见？”问话的是位四十岁左右的贵族老爷。这会儿，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他光着头，穿着落满尘土的大衣和方格纹裤，正从某某公路上一家客店走出来，站在低矮的小台阶上，跟他的听差，一个下巴上长了些浅白色柔毛，两只小眼睛浑浊无神的小伙子讲话。

听差的一切：无论是他耳朵上绿松石耳环，还是擦了油的杂色头发，以及文雅的举止，总之，一切都显示出他属于崭新的、进步的一代。他敷衍了事地向路上望了望，回答道：“一点儿影子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也看不见吗？”贵族老爷重复问道。

“什么也看不见。”听差又回答了一句。

贵族老爷叹了口气，便坐在了一条小板凳上。现在，我们趁他盘腿坐着，沉思地向四周张望的时候，向读者们介绍一下他。

他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在离这个小客店十五俄里^①的地方，他有一处有二百个农奴的上好庄园，或者，按照他同农民们划清地界、建立起“农庄”以后，他自己的说法，这是一处有两千俄亩^②的田产。他的父亲——一位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的将军，是个识字不多的粗人，但是人不坏，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他一生都在辛劳奔波，起初做旅长，后来任师长，经常驻扎在外省，在那里凭借自己的官职，他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生在俄国南部，同他的哥哥巴维尔（以后会谈到他）一样，十四岁以前一直在家里受教育，周围尽是些庸俗的家庭教师，举止随便、却又奴颜婢膝的副官和其他联队以及司令部的军官

① 一俄里等于1 06公里。——译者注。

② 一俄亩等于1 09公顷。——译者注。

们。他的母亲，出身于科利亚津家族，出嫁前叫阿嘉特^①，当了将军夫人后改称阿加福克列娅·库齐米尼什娜·基尔萨诺娃，成了名副其实的“司令太太”。她戴着华美的帽子，穿着窸窣作响的绸缎衣服，在教堂里总是第一个走到十字架前，她讲起话来声音响亮，而且说个不停。孩子们照她的吩咐每天早晨吻她的手，每天晚上接受她的祝福——总而言之，她过着舒心的生活。作为将军的儿子，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不仅没有一点儿勇敢之举，甚至还落下个“胆小鬼”的绰号——可是，他也必须像哥哥巴维尔那样去入伍当兵。然而，恰好就在他得知任命消息的那天，他跌断了腿，于是，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后，他便一辈子都成了“瘸子”。父亲不再对他抱有什么希望，让他去做文官。等他年满十八岁以后，他带他到彼得堡，安排他进了大学。正好这时他的哥哥做了近卫军一个团里的军官。两个年轻人开始住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的表舅伊里奇·科利亚津是位大官，虽然能够照看他们，但鞭长莫及。父亲回到了他的师里和妻子在一起，偶尔给儿子们来封信，灰色的大四开纸上，涂满了一个个粗大的公文体字。这些四开信纸的末尾处是他费力地用“花边”围起来，十分显眼的签名：“彼得·基尔萨诺夫，少将”。一八三五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基尔萨诺夫将军由于阅兵中出现差错而退伍，携妻子去彼得堡定居。他在塔夫里切斯基花园附近租了房子，并加入了英国俱乐部^②，但是却突然间死于中风。阿加福克列娅·库齐米尼什娜很快随他而去。她过不惯首都沉闷的生活；辞职闲居的日子使她郁郁寡欢，愁苦而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在父母在世时便爱上了他从前的旧房东、官吏普列波洛维恩斯基的女儿，这件事颇使父母伤心。她很漂亮，一般说来还是个很有教养的姑娘，喜欢读杂志上《科学》专栏里的严肃文章。服丧期一满，他就娶了她，并辞去父亲为他在皇室地产局里谋到的职位，带着他的玛莎过起了快乐的日子。

① 此处原文为法语 Agathe。——译者注。

② 英国俱乐部 高官显贵夜晚消遣之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源于英国。俄国第一家英国俱乐部出现于1770年。

子。起初他们住在林学院附近的别墅里，后来搬进城里一所很讲究的小住宅，楼梯很干净，但客厅有些阴凉，最后到了农村。他在那儿最终安顿下来，又很快有了儿子阿尔卡沙。年轻夫妇的日子很美满、安宁。他们几乎从未分离过，一起读书，一起用四只手弹钢琴，一起唱二重唱歌曲。她种花，照管家禽；他偶尔去打打猎和料理家产。阿尔卡沙也一天天长大了——长得又漂亮又宁静。十年的时光像梦一样逝去。一八四七年基尔萨诺夫的妻子辞世而去。他勉强经受住了这一打击，几个星期的工夫，他的头发全白了。本来他打算去国外散散心……可是，一八四八年到来了。他只好回到乡下，很长时间过着疏懒的生活，后来便开始了经济改革。一八五五年他送儿子进大学，同儿子一起在彼得堡度过了三个冬天。他几乎从不出门，只是尽力结交阿尔卡沙的那帮年轻朋友们。最后一个冬天他没法再去彼得堡——于是在一八五九年五月我们见到了他。他头发花白，开始发福，背有点驼，正在等候像他从前一样得到学位回家的儿子。

那个听差因为礼节的缘故，也许是不想站在老爷面前，便来到门口抽起烟斗。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低下头，注视着一级级破旧的台阶，一只肥大的花雏鸡正顺着台阶走来走去，黄色的大鸡爪用力地敲打着阶面；一只脏乎乎的猫蜷曲着身子趴在栏杆上面不怀好意地看着它。烈日当头，客店里阴暗的过道中散发出一股烤热的黑麦面包的气味。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陷入了沉思。“我的儿子……大学学士……阿尔卡沙……”这些字眼在他的头脑中不停地转来转去，他试图去想点别的事情，可是又回到这些念头上。他想起了过世的妻子……“她没能活到这一天啊！”他痛苦地喃喃自语道……一只灰色的胖鸽子飞到路上，急匆匆地奔向井旁的小水洼里喝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注视着它，可是，他的耳边已经传来了渐渐驶近的车轮声。

“好像是少爷来了。”听差从大门口过来报告说。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起身凝神向大路望去。一辆驾着三匹驿马的四轮大车出现了。四轮大车上一闪一闪地晃动着大学生制帽的帽

圈儿和他熟悉的、亲爱的面孔的轮廓……

“阿尔卡沙！阿尔卡沙！”基尔萨诺夫喊了起来，一边挥动着双手跑向前去……一眨眼的工夫，他的双唇已经贴在了年轻学士没有胡须、落满尘土、晒黑了的脸颊上面了。

二

“让我先抖掉身上的灰土吧，好爸爸。”由于旅途劳累，阿尔卡沙回答父亲的爱抚时，嗓音有些嘶哑，但仍旧是年轻人的声调，充满了快乐，“我都把你给弄脏了。”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边怜爱地笑着重复道，一边用手在儿子制服大衣领子和自己的大衣上拍了两下。“让我看看你，好好看看，”他挪开几步接着说，又立刻快步走进客店，叫道，“这边，把马赶到这边，快一点儿。”

显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比他儿子激动得多，他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有些胆怯。阿尔卡沙止住了他。

“好爸爸，”他说：“让我介绍你认识一下我的好朋友巴扎罗夫，我已经在给你的信中多次谈到过他。他真好，竟然肯来我们家做客。”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立刻转身走近刚从马车上下来的高个年轻人，紧紧地握住了他没戴手套的、通红的手。而这位穿着肥大的缀有穗子的长大衣的年轻人，却没有立刻把手伸给他。

“非常高兴。”他开口说道，“并且衷心感谢您的来访，希望……请问您的名字和父称？”

“叶夫盖尼·瓦西里耶夫。”巴扎罗夫回答道，疏懒的声音中透出一股刚毅。他翻下大衣领子，向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露出了他的整个面孔。这是一张瘦长脸，宽宽的前额，上平下尖的鼻子，一双淡绿色的大眼睛和下垂着的淡茶色的连鬓胡子。他平静地微笑了一下，于是他的面孔立刻充满了生气，显示出自信和智慧。

“亲爱的叶夫盖尼·瓦西里耶夫，希望您在这里不会感到无聊。”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说道。

巴扎罗夫薄薄的双唇微微抖动了一下，但他什么也没回答，只是抬了一下他的制服帽子。他深黄色的头发又长又密，但仍遮盖不住那高高隆起的额头。

“那么，阿尔卡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又转身对儿子说，“现在就套马吗？还是你们先休息一下？”

“回去再休息吧。好爸爸，让他们套马吧。”

“就好，就好。”父亲应声答道，“喂，彼得，听见了吗？快去准备，我的伙计。”

彼得是个训练有素的听差。他没有去吻少爷的手，只是远远地鞠了鞠躬，便重又在大门口消失了。

“我这里有辆四轮马车，不过，也给你们的马车预备了三匹马。”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唠叨着。这时，阿尔卡沙正在用客店女老板给他的铁勺喝水，巴扎罗夫则吸着烟斗，朝卸马的驿站车夫走去。“我的马车上只有两个座位，不知道你的这位朋友怎么样……”

“他还坐我们那辆三套车，”阿尔卡沙小声地打断了父亲的话，“你不用和他客套。他是一位少见的出色的人，非常朴实——你会看到的。”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马车夫牵来了马。

“喂，麻利点儿，大胡子！”巴扎罗夫对驿站车夫说。

“听见吗，米丘哈，”另一个站在一边，把两手插进皮袄后背破洞里的驿站车夫应声说道，“少爷是怎么叫你的？没错儿，你真是个大胡子。”

米丘哈只是晃了晃帽子，然后将那匹流汗的辕马身上的缰绳卸了下来。

“快点儿，快点儿，伙计们，帮帮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喊道，“有伏特加酒喝啊！”

一会儿工夫马就套好了。父亲和儿子坐在四轮马车里；彼得爬上车夫的座位；巴扎罗夫跳进三套车，一头扎在皮枕上——两辆马车便疾驶而去了。

三

“那么，你终于成了一位学士，回家来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着，一会儿拍拍阿尔卡沙的肩膀，一会儿拍拍他的膝盖。“终于回来了！”

“伯父怎么样？身体好吗？”阿尔卡沙问道。尽管他此刻充满了真诚的、孩童般的喜悦，他却想快些将话题从激动的情绪中转到日常琐事上来。

“他还好。本来要和我一起来接你，可是不知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

“你等了我很长时间吗？”阿尔卡沙又问。

“是啊，大概有五个来小时吧。”

“我的好爸爸！”

阿尔卡沙兴奋地转向父亲，响亮地在他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悄声笑了。

“我给你准备的那匹马多好啊！”他说，“你一会儿就看见了。你的房间也糊了壁纸。”

“有巴扎罗夫的房间吗？”

“会有的。”

“好爸爸，请好好待他。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是多么珍视他的友谊。”

“你不久前认识的他吗？”

“不久前。”

“怪不得去年冬天我没见到他呢。他是研究什么的？”

“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真的，他什么都懂。明年，他想去行医。”

“噢！他读的是医学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完，沉默了一会儿。“彼得，”他又说着把手伸出了车外，“那边大车上是咱们村的农

夫吗？”

彼得朝着老爷指的方向看去。几辆大车顺着窄窄的乡间土路疾驶而去，驾车的马都被卸掉了衔子。每辆大车上坐着一两个敞着怀、穿着皮袄的农夫。

“是咱村的。”彼得嘟囔了一句。

“他们这是去哪儿？进城吗？”

“看样子是进城。去酒馆。”他轻蔑地补充道，又微微侧身转向那个驿站车夫，好像要求他的赞同似的。然而，那个驿站车夫毫无反应。他是个信守老习惯、对新观念不感兴趣的人。

“今年，这些农夫给我找了不少麻烦。”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对儿子说，“他们抗租。你能怎么办呢？”

“那你对自己雇来的长工满意吗？”

“他们啊，”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话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他们被人唆使坏了，我可倒了霉。唉，干活一点儿也不卖力气，还弄坏马具。话又说回来，他们耕地还可以。慢慢熬吧，一切总会好起来的。你现在想管理家产吗？”

“家里没有阴凉的地方，真是难受。”阿尔卡沙换了一个话题，避开了父亲刚才的问话。

“我在凉台上北面用布搭了一个大凉棚，”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悄声说，“现在，咱们可以在外面用餐了。”

“那不是和别墅差不多了吗……其实，这都是些小事。何况，这里的空气多么好啊！多么诱人的清香！真的，我觉得，世上任何地方的空气都比不上这里诱人的清香啊！而这里的天空也……”

阿尔卡沙突然住了口。他斜眼看了看车后，沉默了。

“当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你生在这里，你就总是觉得这里有些特别……”

“嗯，爸爸，反正一样，哪里不生人呢。”

“可是……”

“不，这反正都一样。”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从侧面端详起儿子来。马车又走了大约半

俄里以后，父子间才又聊了起来。

“我忘了写信告诉过你没有，”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口说道，“你以前的奶娘叶戈罗夫娜过世了。”

“真的吗？可怜的老太太！那个普罗科菲伊奇还活着吗？”

“活着，还是老样子，唠叨个不停。总之，在玛里伊诺你看不到大的变化。”

“你用的还是那个管家吗？”

“我已经换了管家。我决定给那些赎了身的农奴以自由，或者至少不委派他们任何职位，如果也算职位的话。（阿尔卡沙用眼睛示意了一下彼得。）他是真正自由的。”^①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不过，他是个侍从。我现在的管家是个小市民，一个能干的小伙子。我一年给他二百五十卢布。况且，”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继续说着，同时不停地用手揉搓着额头和眼眉，这是他内心发窘时的惯常动作。“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你在玛里伊诺看不到任何变化……这不完全对。我想，我应该预先告诉你，虽然……”

他顿了一会儿，再开始说时已经讲起法语来了。

“严厉的道学家会指责我的坦白，但是，第一，这不该隐瞒；而第二，你知道，对于父子关系我始终有着特殊的原则。并且，你当然有权评判我。在我这样的岁数……一句话，这位……这位姑娘，你可能已经听说过了……”

“费涅契卡吗？”阿尔卡沙脱口问道。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脸一下子红了。

“请别这样大声地叫她的名字……嗯，是的……她现在住在我这儿。我在家里给她安排了住处……有两间小屋。当然，这都是可以改变的。”

“得啦，爸爸，何必呢？”

“你的朋友要在我们家里做客……不太方便……”

“你是说巴扎罗夫吗，你不用担心，他对所有这类事都能理解。”

^① 此处原文为法语 Il est libre, en effet.

“还有，你总算回来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道，“真是糟糕，家里的那间小厢房太破了。”

“别这样，爸爸，”阿尔卡沙接过父亲的话头说，“你好像在道歉，多不好意思。”

“当然，我是该不好意思。”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答道，脸更红了。

“够了，爸爸，够了，可以了！”阿尔卡沙柔声笑了起来。“有什么好道歉的呢！”他暗自想，感到有一股对慈祥、软弱老父的体谅和柔情，夹杂着某种隐秘的优越感，洋溢在他的内心。“请别再说了，”他又重复了一句，同时不由自主地欣赏起自己思想的成熟和自由。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透过揉搓着脑门的手指看了他一眼，心里不知为什么有些刺痛……但是他立刻就责备起自己来。

“看，这就到咱们家的田地了。”他沉默了好长时间以后开始说道。

“那前边就是咱们的树林吗？”阿尔卡沙问道。

“是的，是咱们的。只是，我刚刚把它卖了。今年，人家就要伐木了。”

“为什么你要卖掉它呢？”

“需要钱。况且，这片地也要分给那些农夫的。”

“分给那些抗租的农夫吗？”

“这已经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何况，他们总有一天要交租的。”

“这片树林太可惜了。”阿尔卡沙说完便向四周望去。

他们驶过的这片地方称不上风景如画。一片片田野相连着伸向天边，此起彼伏；有的地方出现一片不大的树林，沟壑纵横，长满了稀疏、低矮的灌木，很像叶卡捷琳娜时代老式平面图上的景象。一路上他们走过一条条河岸被冲刷严重的小河，一个个堤坝狭窄的小池塘，到处是些黑乎乎、几乎一半屋顶都坏掉了的低矮木屋的小乡村和空荡荡的打谷场上用枯树枝编成墙、大栅门已经脱落的歪斜的打谷棚。那些教堂，有的是砖砌的，墙上泥灰剥落；有的是木造的，十字架倾斜，墓园破败。阿尔卡沙的心渐渐抽成一团。像是故意似的，他们遇见的那些农夫都穿得破破烂烂，骑着劣马；路旁的爆竹柳，树皮被剥，